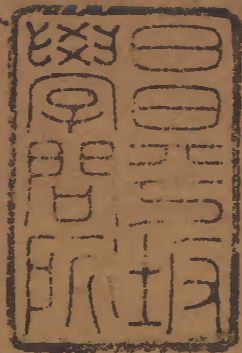


二程語錄

十五六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九	號
一	四	二	冊
三	架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九	號
一	四	二	冊
三	架		

理學全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80 )		
函號	299	47	



二程語錄卷之十五

遺書伊川

先生集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鮑若雨錄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及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

然未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閭閻行行侃侃亦是門

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  
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  
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  
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  
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  
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  
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  
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  
卽忠之用也

螟蛉螺贏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  
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  
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  
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  
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

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

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

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濶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旣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

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旣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

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

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遜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鄒德久本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

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

樂章欲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以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

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生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  
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  
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此地不可據  
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辟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  
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  
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萇解經未必皆當

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寇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遠戰而殺其  
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  
生母之方柰何遠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  
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常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  
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前及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  
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勿建言選官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盡已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入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暢潛道本

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  
久則入杜預曰優而乘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  
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  
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  
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  
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  
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  
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  
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  
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  
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

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未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

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悵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返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

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  
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  
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  
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  
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  
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者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  
禱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  
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  
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  
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  
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  
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  
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  
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  
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  
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  
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  
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  
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  
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  
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  
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  
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



卷之十五  
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  
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  
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  
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則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  
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  
不行其道一也

不濇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濇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  
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  
所以濇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  
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及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  
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始而及

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

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

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

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

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

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

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

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

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魯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二程語錄卷之十六  
外書  
受業諸子仝校  
正誦堂

二程語錄卷之十六

外書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

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淳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

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

淳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淡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

誠此之謂信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

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陳氏本拾遺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去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未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

此一段  
蒲田木

程氏學拾遺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

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魯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于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



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不

中節豈不勞哉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出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

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淡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師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

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  
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  
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  
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說顏  
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  
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  
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  
何語均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  
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  
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  
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  
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何  
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  
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係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  
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  
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時

公在溫公通鑑句中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  
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蠅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頰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

害義

伊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

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

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  
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惟可尊周孟子  
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  
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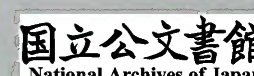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卽位與僖文等同辭  
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卽位又  
以見季氏制之也

削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國  
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熒獨聖人未嘗無懼  
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  
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  
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  
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  
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  
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  
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  
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  
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

先生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  
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  
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  
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

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趙襄子姊爲代國夫人襄子旣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爲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

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爲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敢使其子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旣至留題壁問先生曰母書某名詰

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閒人遊若錚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閒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爲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

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自分甚事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箇自私姦點閉眉合眼林間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離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



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姦黠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界者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致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

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爲宣州簽判一日差王某爲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浚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問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

以觀天地

李朴

守先

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謂尹焯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

之言言下領意焯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焯先生歎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此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

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

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

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

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

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

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

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可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

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千之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與學者論

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沈吟看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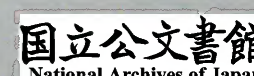
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其涵養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揅之以質質弊故揅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



可使從宗子以祭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竒特事先生曰何如理口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竒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爲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

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頤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两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西氏所謂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

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

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時舉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

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

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

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

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

孟子却能識心後嫁耿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一

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

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

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

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闕延虎食其牢中之

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

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過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溫公

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友曰麤糟陂  
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諱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  
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  
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  
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  
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  
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  
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  
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

### 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  
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  
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  
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  
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  
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段溫州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

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或云建中

尹子曰先生謂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床舉手相揖焯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

安候也願愈覺羸劣焯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

頌俎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  
無倚着處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直卒委思  
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  
所爲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  
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  
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  
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  
夫墓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  
之曰東銘西銘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  
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  
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  
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  
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或問孔子何譏大闕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為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